

2020 年终盘点 长篇小说篇

在对民生故事的书写中，维持世道人心的文化传统

王雪瑛

现代科技不断刷新着我们对速度的体验，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各种视听选项，我们有限的阅读时间，闯入了众多形式的“快闪”。在这种情况下，长篇小说以巨大的体量汲取着阅读时间，对我们的阅读构成了挑战；同时又以语言创造了心灵的世界，重构了历史时空，拓展了生命内存，让我们超越了有限的日常，体验着更为广阔的人生与世界。

2020 这非同寻常的一年已近尾声。中国当代文学的大地上留下饱满的果实，这是当代作家长期耕耘的结果。长篇小说是一种需要岁月涵养、人生历练的文体，不一定每年都有显著的突变，而探究每年的总体长势，发掘重要的作家作品，可以细察出当代文学最新鲜的活性、生长的态势、渐变中的不断生长。

人与城市：发展转型中现代城市之人情世态

当代城市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前沿，城市文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可忽略的场域，对城市经验的认识和书写不仅仅是题材问题，而是关乎中国作家如何感受时代的脉搏，认识变化发展中的社会现实。

在2020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不同代际的作家在长期的深耕中开掘：贾平凹的《暂坐》，迟子建的《烟火漫卷》，滕肖澜的《心居》，将笔触深入现代城市生活的肌理之中，描摹发展转型中现代城市之人情世态，呈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叙事。

《暂坐》是贾平凹的第二部都市题材的长篇小说，他以生动细致的笔触勾勒着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轨迹。《暂坐》的每节以人物和地点命名，显示了贾平凹对小说结构的新颖探索，在人物塑造上的匠心独运。她们来自不同

的地区有缘汇集于西京城暂坐茶庄，被称为“西京十玉”，犹如花瓣彼此相依构成贾平凹笔下的女性群像。小说的叙事深入当代都市女性的内心，她们完成了经济独立，追求自在体面的人生。小说发现了她们的情感困惑，追逐着她们如何寻找心灵的慰藉，这也是关注时代转型中的城市生活，写出当代人的情感状态与生活智慧。

迟子建的最新长篇小说《烟火漫卷》凝望着东西方交融的冰雪城市哈尔滨当下的百姓生活。小说的结构分成上下两部，谁来署名的早晨，谁来落幕的夜晚，新颖中透出力度和诗意，设问中突出小说的人物主体；无论春夏秋冬，为哈尔滨这座城破晓的，伴着哈尔滨这座城入眠的，都是城市中的寻常凡人。小说呈现了复杂的情节线索和人物命运经纬，他们的命运承载着时代发展、城市

生活变化、个人责任等因素的复杂交织。迟子建以探幽入微的笔触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洗练舒展的笔墨描绘出城市生活的场景，表现出她对城市的历史与现实，时代与人物体察和认识的能力。

滕肖澜的长篇小说新作《心居》深潜于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以顾家三兄妹为代表的上海人，围绕房子衍生出种种悲欢交集的人生经历。在日新月异的都市大时代里，他们历经生活的劫波，渴求更丰沛的物质生活，也尽力为个人灵魂寻找安妥的栖居之处。小说有着丰富的生活底蕴，鲜活的人物塑造，上海人的日光流年。



《暂坐》 贾平凹 著 作家出版社

《艺术家们》 冯骥才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与时代：时代大潮中个体命运与历史演进

如何在叙述语言、人物塑造、情节展开、结构布局中把握好人物命运与时代大潮，个体人生与历史演进的关系，影响着长篇小说的思想深度与艺术力度。如何把握宏阔的历史与具体的日常生活，这也是对作家文学创造力的大考。

王安忆的最新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以细腻的笔触，丰富的细节叙写淮扬名厨陈诚的一生。小说从陈诚在纽约法拉盛的中年人生起笔，展开了个体与血缘、时代、历史相互联结的大叙述；陈诚祖籍淮扬，他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哈尔滨，长于上海虹口弄堂。他启蒙于祖辈扬州乡厨的鲜活广博，蜕变于上海淮扬系大师的口授身传。他随改革开

放后的大潮走出国门，先在旧金山唐人街打打工，后在纽约法拉盛成为私人定制宴席的大厨……

小说的时空宏阔：横跨东西半球，纵贯半个世纪三代人，王安忆的创作再一次展现出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艺术魅力。王安忆的饮食书写散发着人间烟火气，连接着“日常”与“历史”的关系，个人命运与时代更替的关系，也呈现了多重视角与评述体系下的民间记忆。

煤矿是刘庆邦的文学富矿，他的最新长篇小说《女工绘》以鲜活的细节呈现了女工的青春之美、生命之美，真切地揭示了上个世纪70年代的社会结构、伦理关系和人的精神内涵，小说不

仅包含了对一个时代的回望，更有对命运、青春、爱情等永恒命题的思考。

评论家王尧也将他的目光投向上个世纪70年代的江南乡村，他的长篇小说《民谣》中，少年时代的“我”在村庄和镇子之间奔跑，在队史、家族史中出入，当少年历经岁月迈入中年，又以故事中和故事看客的双重身份进入历史现实的路径，重建了“我”与“历史”的联系。

作为创作主体的“我”与小说中的“我”的关系，也是冯骥才的最新长篇《艺术家们》中引人关注的人物设计。冯骥才以钢笔和画笔两种笔触来展开三位画家非凡的追求与迥然不同的命运，他们一起经历了大地震，一起经历了改革开放，他们在时代的大潮中沉浮，在人生的起伏中探求；云天与洛风都功名成就，罗潜却默默无闻。小说在情节展开中注入了很多“时代感受”，他们在七十年代末开始艺术创作，面对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涌来的诸多艺术思潮，他们在时代与艺术的大潮中，淬炼着“这一代人”的艺术修养与精神追求。

刘心武的《邮轮碎片》是从一次地中海的邮轮之行，呈现了八个家庭的红尘翻覆，让读者感受复杂的现实生活、时代发展的途径。这是刘心武描绘时代表情的方式，以碎片化的结构形式，四百个片段的精致跳跃，叙写那一代知识分子生命前史与当下生活的交织，叩问着中产阶层的内心秘密和人性真实，邮轮承载着历史和现实的缩影。

人与文化：心灵图景中对文化与传统的回望

长篇小说的宏篇可以容纳史诗般恢弘的叙事，展开主人公在历史洪流中的命运起伏，传统的地域文化，雄浑的自然风貌与小说的情节相互融合，构成瑰丽的艺术画卷，是长篇小说深邃的文化意境的体现，被艺术呈现的地域文化与文化习俗是长篇小说中重要的审美内涵。

姜戎的《天鹄图腾》，赵本夫的《荒漠里有一条鱼》，胡学文的《有生》，王松的《烟火》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中展开人物心灵的图景，对草原、乡土与城市的真切描绘中，寄寓着对文化与传统的精神回望。

《天鹄图腾》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展开了天鹄姑娘曲折而坚贞的爱情故事，与生命同在的爱与美，化为草原上爱的伦理，美的图腾。在姜戎看来，“天鹄”与“狼”一样，是草原游牧文化中最有代表性、最有精神价值的图腾。《天鹄图腾》平和而柔软，狼图腾象征着自由和刚勇，天鹄图腾象征着爱与美，这两部长篇小说构成了他瑰丽又苍茫的文学版图。

《天鹄图腾》是一首深情、质朴的草原牧歌，而《荒漠里有一条鱼》是一首黄河故道的生命颂歌，展现出中原文化阳刚雄浑、苍凉悲壮的情怀之气。小说深入挖掘根植

农耕的地域传统、民风民俗，以时空交错的叙事手法，讲述了一百多年间，黄河故道荒漠中的鱼王庄人，屡经磨难却顽强不屈，始终坚守种树信念以改变生存状态，最终荒漠变为绿洲的故事，这是一部展现中华民族超强生存意志与能力的大书。

《有生》的标题来自《天演论》，奶奶是小说的核心人物，她是历史的叙述者，也是当下的见证者；她叙述着历经苦难与创痛的家族命运史，也以倾听的方式见证了宋庄人内心深处隐秘角落。一部饱受时代风雨的“宋庄心灵史”从历史的深处浮出水面，凝聚了胡学文以百年家族兴衰来探究命运浮沉、人性秘密的终极思考。

《天鹄图腾》《荒漠里有一条鱼》和《有生》，这三部长篇小说涉及了当代作家如何在历史场域中塑造人物，在地域文化中萃取审美，而王松将小说的空间从草原、乡村转场到了城市天津。《烟火》的情节以天津的蜡头胡同为中心来展开，王松将外部的社会因素都融化到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在错综复杂的事件中塑造人物形象，针脚细密地呈现人物的情感纠葛，探究人物内心的观念：“变”中的“不变”，从“安稳的”烟火人生，中国的民生故事中，书写温煦恒久的民间情义，维持着世道人心的文化传统。

《烟火漫卷》 迟子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心居》 滕肖澜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一种关注

《狼殿下》：美学意义上的悲剧被降格了

舒敏



▲肖战是《狼殿下》的最大卖点，虽然他只是男二号。图为《狼殿下》剧照

古装侠义言情剧《狼殿下》于“爱优腾”三大平台上线以来，引发了很高的关注度，播放量也很快超过5000多万，点赞10万+，截至2020年12月22日，豆瓣评分人数已超过90000，想看的人数超过50000。但是在观看基数如此庞大、热度持续不减的情况下，豆瓣却迟迟未给出相应的评分。出现此种反常现象，是与制片方本身的市场营销策略和剧中演员自带粉丝的非理性行为相关，抑或是该剧本身的艺术性所引发。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由“粉丝之争”转向文本本身，看看该剧的成色究竟如何。

人物设计有新意，却在套路化的“虐恋”上

平心而论，说《狼殿下》这部剧一无是处，似也并不符合真相。一般意义上看，狼在人类的想象力里往往象征着残暴与贪婪，其负面指向性较突出。这一点中西方似乎不约而同（如但丁《神曲》开篇，大诗人在森林里遇到的三种猛兽其一便是母狼，象征贪婪）。在国产影视作品里，较为正面地去表现狼或“狼性”，大概也只有电影《狼图腾》了。从这一点来看，《狼殿下》的创作者可谓独出心裁，该剧创新性地选择并凸显了男主角狼仔身上作为个体狼的特点——对伴侣的忠诚、向往自由、极难驯服等等。一方面，王大陆饰演的男主角由狼养成人，他具有狼的听觉、视力与嗅觉，同时对女主角不离不弃。另一方面，纵使被收养为养子，封为亲王，最终八年下来，依然不能完全臣服。这样狼性十足的人物形象，在中国电视剧里也算是有开创性的。它为

这部架空历史的剧集提供了一个想法不俗的英雄形象：动物性与人性的结合，不为人类社会一般法则约束的叛逆角色。

然而，尽管创作者努力要为狼仔这一形象加入更多层次，却最终流于俗套。创作者将美学意义上的悲剧，在作品中置换为了庸常生活中的悲惨。

熟悉古希腊悲剧发展的人都知道，悲剧英雄，体现的是其面对命运不屈的挑战，典型形象如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王。而在该剧剧中，这种“悲剧感”之所以廉价，是因为它完全沦为男女情爱的“虐恋”套路。坦率来说，感情戏的一大看点，即是男女主角之间遇到的阻碍，但最终还要坚持在一起。就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小册子里提出的那样，两性之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于双方来说即使不是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仅仅为了彼此结合，双方甘愿冒很大的风险，甚至拿生命作赌注”。同样在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尽管两位主角加在一起也不过30岁，可那种冲破敌对的封建家族束缚的爱情，几百年后还能让人感到荡气回肠。而《狼殿下》则是肤浅的虐恋，让狼仔作为主角本身仅存的悲剧感最终也荡然无存。看完全剧，观众实际上只是伴随男女主角完成了一场极其平庸的恋爱戏。所谓“甜三分苦一集”，这种误会套误会来制造人物冲突的做法，让今天的年轻人着实难以接受。

其实，“虐”作为一种剧作元素，本身并无高下之分。放眼中外，类似波兰斯基《苦月亮》、安东尼·明格拉《英国病人》这样以情感上的“虐”为看点的佳作并不少见。但对这部剧来说，创作者似乎把“虐”元素当成了万能法宝，就显出了编剧的那份刻意。如果一部剧的男女主角永远

在“误解、和好、更大的误解”这样的循环里打转，那么无论多么精良的制作（道具、场景），仍然无法掩盖剧情的平庸。

男女主角沦为各种属性的拼盘，缺失了精神维度

“以古装剧之名，行偶像剧之实”，对国剧来说并不少见。作为偶像剧教母的陈玉珊，其团队花费两年时间打造的原创新剧，最终却成就了剧集中的无数槽点。由于积压已久，五年前受欢迎的情节桥段，当下年轻观众并不太买账。其实，电视剧相对更新换代还不算快。如果《狼殿下》是电影，恐怕命运会更加悲惨。更令人无奈的是，创作者其实是在左右互搏。一方面，为了对应古装剧的定位，刻意加入了不少宫廷权谋的戏份。然而与那些高分的历史正剧相比，《狼殿下》里的所谓“权谋”实在是大像“过家家”。创作者对历史背后的必然性也缺少认识，这种争斗更像是为了给男女主角的虐心恋情充当一种故事背景。

另外，在作品的美学风格上，创作者似乎总是处于一种左右摇摆的状态。作品呈现为一种浪漫主义（爱情）与古典主义（历史）创作美学的冲突。其实，电视剧是高度类型化的大众艺术，特定类型的基本法则最好不要去轻易打破。一方面，言情作为类型，是超越世俗生活的造梦式想象，满足大多数年轻女性观众对于极致浪漫爱情的想象。剧中两位男性角色为女主角马摘星牵肠挂肚，最终疾冲甘愿成全心爱的人的桥段，像极了160多年前的那部名著《双城记》。如果这是一部彻底的古装言情剧，那么狼仔与马摘星的爱情设定中也不至于有那么多硬伤。比如两人算是青梅

竹马，但最终如何转变为爱情？剧情缺少铺垫。另一方面，创作者又试图建构一种宏大的世界观（历史观），以凸显剧集的古装历史属性。以对待历史剧的眼光来看，男主角对女主角的一次次伤害与他的深情自相矛盾。除此之外，背负国仇家恨的女主，对男主早已情深似海，但只要男主稍显柔情，她就瞬间毫无抵抗力。剧中大多类似的设计未免太过“偶像化”，一部真正取法于严肃的历史剧显然不会选择这样的设计。同时，创作者又在不断地提醒大家，我们要做一部正儿八经的历史剧（尽管属于架空背景）。这就最终使作品的美学是冲突的，风格是摇摆的。

显然，《狼殿下》试图“两头讨好”的尝试是失败的。剧作在主要人物塑造上出现了较大偏差，男女主角本质上沦为各种属性的拼盘，缺少一个真实的精神维度，因而观众并不会为他们一波三折的感情而打动。而反倒是肖战的男二号更具真实感，他饰演的正义之士疾冲在剧中拥有极高的人气。

更令人无奈的是，制作方最终把宝押在了商业化炒作上。投资方选择不断地炒作两位男演员的“番位”来赢得观众（或曰粉丝）。王大陆热度高的时候，就以他为男一。肖战爆红，又功利地去刻意增加他的戏份。今年年初肖战因为某些原因饱受批评，于是片方被迫采取了“悄悄地带不走一片云彩”的策略。总的来说，《狼殿下》尽管在粉丝的追捧下保持了极高的热度，但剧集本身的质量却难以恭维。虽还不算粗制滥造，但显然无论如何辩解，《狼殿下》最终也只是一部美学冲突、风格摇摆的平庸作品。

（作者为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